



孔庆东文集



重庆出版社

47楼207

孔庆东 著



47楼207

——北大醉侠的浪漫宣言

孔庆东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47 楼 207 / 孔庆东 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1

(孔庆东文集)

ISBN 978-7-5366-9429-3

I. 4… II. 孔…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7375 号

47 楼 207

SI SHI QI LOU ER LING QI

孔庆东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罗亚晴

封面设计: 灵动视线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200 千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桌面与抽屉(序)

公元1998年愚人节前夕，我和一名年轻的北大教授坐在新加坡唯一的华语电视频道前，一边看谢园伍宇娟主演的《疯狂的代价》，一边议论着该国人民的愚昧和麻木。突然毛嘉从英国打来长途，说要一笔勾销他所欠我的大量面包和可乐，理由是我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引起他家婆媳反目，母子不和，夫妻分居，鸡犬同眠。我这才知道，橡子他们编的那本《北大往事》已经出版，而且迅速脱销。我的那篇《47楼207》还被转载在《北京青年报》上，一传十，十传百，用毛嘉的话说：“影响极为恶劣。”他还威胁说207的众哥们儿要联名上告，“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噤！噤！”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昼夜加班加点，一口气讲完了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文学原理，断然拒绝了乘豪华游轮到公海上去赌博的国际主义热诚邀请，赶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前，飞呀飞，飞回了我朝思暮想的伟大的祖国。当飞机进入“平林漠漠烟如织”的神州大地上空时，我想起了大河兄淳朴而深情的河南味儿朗诵：“党是亲娘咱是孩，一头扎进娘的怀……”

回到家，便处理读者来信。接不完的电话，赴不完的约会。许多人追问《狗日的北大》何时出版，有几家出版社跟我联系出书。以前中文系的一些老师也曾劝我把那些东涂西抹的文章集合起来，出本书，说是别有风味。但我自己身处学术界，受毒害颇深，总觉得只有正正经经的学术著作才能叫做书，其他的文章也可以写，但是不能包装起来到处招摇，有点像诗与词，或者是妻与妾的关系。后来听余杰和许知远说，贺雄飞这个人

错，很有现代出版家的文化眼光和魄力胆识，由他来出，不会坏了名头的。我于是利用业余时间，把这些打过的牌重新洗了洗，居然仍有硝烟味存乎其间，所谓“战地黄花分外香”是也。我想，出就出吧，与其留着毒害自己，不如分与瘾君子们同享。培根不是出过一个损招吗：“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那么假如向千百万人倾吐，自己不就一无所忧了吗？怪不得那么多人要当歌星，或者是政治家。

其实这些文字我很不满意，因为它们不是百分之百的我的心声。我所发表的文章，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大都被删掉了。有时就是为了写那几句比较精彩的话，才敷衍成一篇文章的。但编辑的眼睛都是用孔雀胆泡过的，毒得很，一刀子下去，就让你成为司马迁。一开始，我常常悲愤、抗议。次数多了，麻木了，就像司马迁一样，“行若忘，处若遗”。我干吗让人家来费力不讨好地阉割呢？我干脆学习东方不败，“欲练神功，挥刀自宫”。一篇文章写好后，自己先把那些有棱有角的，特别像人话的，能让某些人突然抽筋阳痿脑溢血的，修理修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泡软点儿，按扁点儿，磨圆点儿。于是这些文章既像是我的，又像是别人的；既像哭，又像笑；既像捧，又像骂；既像真，又像假；既像刀子嘴豆腐心，又像口蜜腹剑，绵里藏针。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惧怕权贵，粉饰太平。所以这些文字读起来是不太过瘾的，刚刚吊起了胃口，旋即便说：“您的菜齐了。”鲁迅年轻时，很奇怪向子期的《思旧赋》，“刚开头却又煞了尾”。后来他明白了，“吟罢低眉无写处”，“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今日的中国，政治上比以前开明多了，一般也不搞什么文字狱，也没有思想罪，但是北大却有那么多的人在写“抽屉文学”，余杰只是他们中的一个突出代表而已。我想，光写“抽屉文学”也不是办法，既没有发挥批判社会的效用，反而落个暗中捣乱的罪名，抓进县里去杀头。人家不看你的文学，只恨你的抽屉。有道是“好话不背人”。我中学时有个同学姓马，一天别的同学在他背后说笑，内容与他无关，他却突然回头，愤怒地质问道：“你们管谁叫马寡妇？！”大家都愣住了，他就这样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外号。不论北大南大东

大西大，马寡妇式的小头目都甚多。所以我主张除了“抽屉文学”之外，还应该有些“桌面文学”。“桌面文学”是一个拼盘，有荤有素，有盐有醋，有人欢喜赞叹，有人仇恨忌妒。但是既已摆上桌面，就不能随便罗织罪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那些动不动把人家满门抄斩的人，其实是还不起人家的面包。“桌面文学”的筋骨也应该有批判性，但批判的方式不妨多样化。好比辣味有多种：葱辣嘴，蒜辣心，萝卜专辣舌头根，只有辣椒辣得怪，辣了前门辣后门……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不满意，但是要做，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本是一种庄严境界，但庄严已被污损得太多，就像我在浙江看到的一座佛寺里，写着“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和“偷税漏税，来世罚做尼姑”。古人早已教导我们，庄严往往隐身在荒诞之中。进一步说，荒诞也是一种庄严。荒诞兮，庄严之所倚，庄严兮，荒诞之所伏。这话一说出来，就没多大意思了。在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进卡夫卡的城堡。但是不要忘了，当你一个人面对上帝时，严肃点。

钱理群老师出版《心灵的探寻》时，在扉页上写着：“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们。”这是一种庄严。鲁迅的《野草》题词说：“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这是包含了一点荒诞的庄严。中学时有位数学老师爱与学生打排球，每次发球前，他对那球说：“得分去吧。”便一巴掌砍过去，往往真的一球得分。这是包含着庄严的荒诞。我的“桌面文学”则想将上面几种兼而有之，横看庄严竖看荒诞，庄严者看了庄严，荒诞者看了荒诞。人生在世，须如豆腐，方正洁白，可荤可素。去吧，豆腐，连着我的葫芦。您的菜齐了。

孔庆东

1998年6月写于家中桌面

目录

毛嘉去伊朗游学一年，我送他一首《满江红》：“小小毛嘉，有几个风流凤愿。一心想，天鹅落地，蟾蜍赴宴。月下联诗惊浴女，花前赏景闻娇喘，更那堪湖畔共吟书，声声软。人之出，性本乱，学外语，吃洋饭。望长城内外，行尸百万。孽畜洗衣真费水，瘟鸡中暑难生蛋。待何时还我面包来，年年盼。”

——《47楼207》

第一辑 野腔无调

47楼207	2
北大情事	15
四院诗社成立宣言	28
燕园梦录	30
风流大寻呼	47
看月	76
咋教育孩子	78
腐败的旧体诗	80
厨师与餐师	82
燕园血	84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88
新加坡印象	94

我不赞同把诗人的自杀一律说成“殉诗”，正像不能把烟鬼跳楼一律说成“殉毒”，不能把妓女上吊一律说成“殉嫖”。请诗人原谅我粗鲁的类比，其实换一种说法也可以，例如鲁迅说战士也性交，但不能

因此就奉为性交大师。

——《生命失败的微妙》

第二辑 指鹿为马

蔡元培的矛盾	104
庄严的荒诞	108
栾平的悲剧	111
生命失败的微妙	113
第三种人的杂音	117
大雅不是俗	119
也有风雅也有俗	121
也无风雅也无俗	123
无我之根	126
王瑶先生学术精神的启发	131
文学中的痞子	137
易子而食与易子而仕	139

金庸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描绘他笔下的芸芸众生。读他的作品,使人有时心如澡雪,昂扬奋发,有时掩卷深思,三月不知肉味。

——《金庸的雅文学意义》

第三辑 华山混剑

金庸的雅文学意义	142
《连城诀》回评	144
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	150
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	160
武侠讲座弁言	171
恭贺钱理群老师六十寿辰	173
老钱的灯	175

侠之大者，钱理群	177
混元霹雳手——游侠张颐武	182
假如没有电视	184
玄学与科学	186
二森之死	188
恐怖不是战斗	190
“五四”何罪？	192

钱钟书一直被视为“学贯中西”的顶尖人物，但他自己并不承认是什么“比较文学”学者。实际上，我觉得他的工作并不是“学贯中西”，而是“以中贯西”。

——《学贯中西和以中贯西》

第四辑 艺苑走笔

阿Q的革命	196
毛泽东诗词中的君王意识	201
分配狂想曲	209
黄黑红	212
蓬山此去无多路	215
重读《顽主》	219
猛士如云唱大风	221
学贯中西和以中贯西	224
浪子笔下的浪子	226
躁热的美神执著	230
闲话《启明星》	233
你别无选择吗？	236
日暖长虹落	238
纯洁的生命诗篇	241

乡土文学的失落情结	245
-----------------	-----

在那个惊心动魄的春天，海子率先完成了自己。10个星期以后，骆一禾的生命竟也在儿童节的前夕，化成最后一束五月的鲜花。毛泽东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鲁迅说：“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但这两句话，正是在纪念两个不朽的灵魂时所说的。

——《鲜活的恐惧》

第五辑 道貌岸然

高考制度之我见	250
不识菜谱为哪般	252
灵魂工作者还能逮着老鼠吗？	254
知识还在，力量呢？	257
老与魂	259
不要蒙住学生的眼睛	261
我的健身法	263
赈灾岂止在捐献	265
鲜活的恐惧	266
缅怀激情年代	269
净土红尘	272
一场没有句号的辩论	277
等待	279
石家庄的时间	280
遥远的高三·八	282

再版后记	299
------------	-----

第一辑 野腔无调

小文的“保留女”中，有一位叫倩倩。倩倩的男朋友阿喜就住在我们对门的宿舍，人很不错，以前也常与小文开玩笑。可是因为倩倩，二人半真半假地成了情敌。本来小文只是嘴上胡乱叫叫，压根儿离倩倩十万八千里。阿喜也知道小文的毛病，但自己的女朋友被别人躺在床上乱叫一气，而自己因为是真的男朋友反而不敢乱叫，这实在让人憋气。二人于是发生过口角。

——《北大情事》

47楼207

“北大往事”，本来是我计划中的一部长篇的名字，现在忽然有人以此为名编一本书，那我的长篇将来出版时拟改名为《狗日的北大》，以表示我对北大无法言说的无限挚爱。当然，也可以叫《挨千刀的北大》或《老不死的北大》。我先把这些漂亮的名字公布出来，算是霸占一份专利，倘若有人侵犯了我的冠名权，那我将把“北大”二字置换为他的尊名。

现在，特从我的这部巨著中拈出一小节，作为北大百年校庆的一份贺礼。这一小节属于最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之一，因为那些比较精彩的乐章，我是舍不得在这个年头拿出来暴殄天物的。这里讲述的，只是80年代最后几年一条楼道里的一群研究生的凡人佚事，我尽量每个人都说几句，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与我久违了。我讲讲他们的一些无伤大雅的隐私，不是为了笑话他们，而是以此深深怀念我们共同奋斗、共同忍耐、共同享受、共同消磨过的那段神话般的岁月。

我1983年从哈尔滨考入北大中文系，住32楼416，那段岁月我将专章讲述。现在话说转眼到了公元1987年，我本科毕业，考入本系现代文学专业，跟钱理群老师读研究生，这便动迁到了47楼2072室。

47楼是80年代新建的几幢研究生楼之一，坐落于燕园的南隅。从八卦上讲，属于“死门”，主大凶。不过我当时不懂八卦，相信“人定胜天”。结果终能死里逃生，得以今日坐在“生门”这里饶舌。

这几座研究生楼的形象和设施，在当时是颇令学生满意的，体现了党和政府重视知识分子的诚意。每座楼均为六层，每个楼门内的每层分为相对的两个单元，每个单元里有五个或七个宿舍。47楼207单元住有中文、东

语、俄语三个系的研究生20人。2076是水房和厕所，不过有一次竟收到一封信，寄给47楼的2076号的刘洪波先生，大家以为是恶作剧，便有人拆信阅读。写信者是一位云南小姐，信中含羞带怨地倾诉了对“刘洪波”先生的思念，并说欲近日来京，问刘洪波“既然有窃玉之勇，有没有藏娇之屋”。我们读后齐声谴责这个化名刘洪波的家伙，实在给北大丢脸。那份信后来不知下落，但我始终怀疑“刘洪波”可能就是207中的某个人，这小子在云南偷了点荤腥，既不敢承担，又想留点余地，于是就给人家一个假名假地址，既不会牵连他，他又能看到信，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207的哥们现在大多已有了妻室，要他们站出来承认大概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又怀疑是208的那些哲学系的小子干的。

下面我分别介绍一下207的20位哥们。由于介绍的目的在于描述当日的人文气氛，并不在于为具体的人树碑立传，因此将其真名隐去，姑作假语村言。

先说2071，此室住的是4位东语系蛮子，分为两类。朱、毛二人原系北大毕业生，现读波斯语专业，所以长得跟西亚人没什么两样。老朱高大丰硕，活像一架立起来的波音747，头脑聪慧，谈吐诙谐，性格憨厚。他吃饭用的家伙叫饭盒不如叫钢盔。由于经常游泳，加上谦虚，所以有些驼背，估计砸直了的话，能有1米9。此公家住北京，不常住校，来则必到我处谈笑一回。四面敬烟，八方借火，人人乐于调侃，唯其臀下之床板嘎嘎作响。毕业时多数床板有裂纹，盖皆蒙老朱之赐也。老朱常穿一件滑雪衫，装束严整，尤其冬天戴尖帽穿厚靴，推门而入时，活赛中东恐怖分子。别看他乐乐呵呵，在学习上实则律己甚严，除了英语、波斯语，还会法语，好像还会什么语。于是后来就娶了个法国妻子，看上去很贤淑。到法国干了几年，现在又回到中国为促进中法友谊而辛勤工作。我和老朱在一起开过很多玩笑，特别是1989年秋天他讲的那些笑话，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小毛姓毛名嘉，自称山东人，但任何人一眼看去，就可断定他是个胡人。我几次开玩笑，劝他问问母亲年轻时有没有穆斯林朋友。毛嘉不到1米7，但体格匀称结实，体多毛，因此酷爱到游泳池去展示，不舍昼夜。他发

现我肚皮发福之后，兴奋异常，积极带领我做仰卧起坐，并引众人围观。后来又非要指导我游泳，我提出每次游泳前必须给我买一个大磨坊长面包加一瓶可乐，他一口答应，但只兑现了一次。其余的我都记了账，要他一并连本带利偿付，他总是答应，至今仍在推脱，每次国际长途中，这都是必涉的话题之一。

毛嘉是全盘西化的受害者，除了爱游泳，还爱打网球，做健身。他的嗜好全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比如说听交响乐，一盘接一盘，还很讲究版本。我原来对交响乐只是听着玩玩，后来看他实在孤单可怜，就有时陪他听听，条件是他去买二斤鲜草莓，洗净摆好。他的欣赏水平当高出我许多，但表达上不如我，我对老柴、老贝、老莫的评析每每令他大笑之余加上一句“没错儿”。他送给我一盘《欢乐颂》，那是在我很需要力量、很需要友情的时候，我常常听。

毛嘉还爱汽车。没事儿就画汽车解闷，被我怒斥为“手淫”。所以后来我一看见他画汽车，他立刻塞进抽屉，羞涩地说：“手淫，手淫。”然后加一句：“他妈的！”

毛嘉有洁癖，百事干净。特别是一天到晚洗衣服。他在一个盆里洗一件，其余的泡在另一个大盆里哗哗地冲着。我一听见水房里哗哗的瀑布声，就心疼得直愤怒，冲出去喊：“毛嘉！北大的水费都费在你身上了！给我闭上！”后来我不大听见那瀑布声了，原来他专门挑我不在时洗衣服。

毛嘉很单纯，但特别爱听我们这些中文系的胡说八道。他是个优秀的倾听者，一个幽默感非常出色的欣赏家。我和他的许多对话都是扮演某种虚伪的人，既有古典喜剧的情调，又渗透着后现代的反讽意味。用模仿的方式戳穿各种艺术骗局，是我们共同的爱好。比如我想让他破费时，就模仿《茶馆》中刘麻子的话说：“咱一共还有多少块现大洋？”看见他点钱时，就说：“你留着这么多同样的花纸有什么用？送我一张留个纪念吧，就要这张四个老头的吧。”毛嘉经常说“中文系的人太坏”，但那语调很像少女说她的男朋友“你真坏！”

毛嘉去伊朗游学一年，我送他一首《满江红》：“小小毛嘉，有几个风流

夙愿。一心想，天鹅落地，蟾蜍赴宴。月下联诗惊浴女，花前赏景闻娇喘，更那堪湖畔共吟书，声声软。人之出，性本乱，学外语，吃洋饭。望长城内外，行尸百万。孽畜洗衣真费水，瘟鸡中暑难生蛋。待何时还我面包来，年年盼。”毛嘉在伊朗洗了一年衣服，觉得不值得叛逃，就又不羞不臊地回来了，遭到我等一致呵斥。毛嘉说：“那边妇女在外面捂得严严实实，一回家就脱得一丝不挂，看黄色录像。”我们问：“你咋知道咧？”他说：“我亲眼看见她们的确捂得严严实实的。”众人大笑，最后判定他必是在伊朗惨遭蒙面妇女轮番蹂躏，苟延残喘，奔回祖国怀抱。

毕业喝酒那天，毛嘉第一个哭了，头抵在楼道的白墙上，睫毛上挂满了泪珠。他劝我一定要练喝酒，怎么能一杯啤酒就醉了呢？

后来，毛嘉娶了个小有名气的女孩，到英国去工作、读书了。最近来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外国花纸”偿付我的面包，我说可以，但是要加倍。

朱毛之外，另两人是林和吴，都是从部队来的，学越南语。他们本来是应当到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里审问越南女兵的，不幸中越关系正常化，他们只好到北大来大材小用。刚来时很不耐烦，经常用越南语高喊“缴枪不杀！”后来我在一部电影里学会了一句越南话：“越南必胜！”就天天对他们说，终于感化了二位，他们以后见了我时，便举起V字形的二指说：“越南必胜！”

林吴都是广西人。林长得矮小精壮，大脑门，大眼睛。锻炼身体方式与毛嘉相反——自我摧残式。他的拿手项目是长跑，从北大跑到昌平。我开玩笑说：“地球是圆的，你一直跑，就能到越南，再跑，就从南门回来了。”每次回来，他都比早上出去时小了一圈，满脸放射着回光返照的神采。然后买一只鸡腿，煮在电热杯里。一觉醒来，又是一条好汉。大家都不甚赞成他的长跑，但很羡慕他的鸡腿。因为我们每月的助学金只有75元，轻易不敢请女孩吃饭。而林吴二位享受中级军官待遇，每月的津贴从部队上成百成百地寄来。可惜他们却不利用这钱去请女孩吃饭，都存起来给了后来的夫人，这大概就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吧。

小林锻炼身体野蛮了点，但骨子里很内秀的。喜篆刻，刻了些“长相

思”、“勿忘我”之类的。也学写诗词，与我交流。由他们身上，我认识到，军人的内心实际是很脆弱、很多情的。小林那充满吃苦精神的憨憨一笑，是我不能忘怀的。

吴好像在部队的职位比林稍高一些，所以据说略有些脾气。但我从未感到他有什么脾气。老吴不善与人交流但又渴盼交流，所以经常振作精神，非常潇洒地加入谈笑阵营，最后不得要领，胡乱打了一圈招呼又讪讪而去。老吴常喜穿低领小背心到各屋游走。若有人讽刺他说话女声女气，他便以胸前黑毛证明他是真正的男子汉。后来我说，堂·吉诃德的女朋友也是胸前生有黑毛的。老吴说我们是嫉妒他。我们赶紧说不嫉妒，是羡慕，我们恨不能浑身生些个才好。老吴是有些个怕羞的，所以大家跟他开玩笑均注意节制。可是老吴并不注意大家的心情。他一进屋就热情地向每一个人问寒问暖，但其实你根本用不着回答，因为当你回答时，他正在关心另一个人。屋子里都是他一个人的声音：“你好！怎么样小伙子？不错吧？”对于众人的笑声，他经常问：“怎么啦？为什么？”后来我对大家说：“老吴再来时，咱们什么也不用说，一齐喊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就行了。”但老吴又经常令人望之不如首长，据传他早上醒来时，十二分慵懒地伸出一只黑色玉臂，轻声细语道：“小林，扶我起来！”我想，老吴居然也有这般的黑色幽默，他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给人带来快乐的人，他的内心也别有一番大千世界吧。

2072位于楼道的中心，住着我们四位中文系的。这里是整个207单元的会议室、休息室、娱乐室、吸烟室、饮水室、吃饭室、接待室、收发室……四个人中我自己当然不用介绍了，除了吹牛，一事无成，算个半好不坏的读书人吧。其余三位都是学文学理论的，黄、李和江。

黄是湖南才子，16岁入北大。看去不甚用功，但悟性极佳，每考必捷，象棋和扑克玩得极好，水平与我不相上下而比我细致。我们俩联手打牌，打遍北大无敌手，即使牌运极差，形势极危时，我俩也稳如泰山，能够抓住仅有的机会，反败为胜。当彼之时，长气缓出，四目相视一笑，乐何如哉！李和江联手打我二人，三年之中鏖战不下百次，竟从未取胜！李

江二人每每吵闹、时时切磋，终究无可奈何花落去。环视今日北大，再无黄君这般最佳搭档，每次打牌，均思之不已也。

黄从本科时起，混迹于校园诗坛，至研究生时已薄有诗名。时或有天真少女及不天真少女前来叩教。黄神情倨傲，不给予以可乘之辞色。盖其年少心高，且有隐痛存焉。曾有一夜，久不归宿，吾急寻之，见他低头环楼而行，吾强拉之归。平日看他装束奇特，有嬉皮士之风，实则另一番追求在心头也。我最佩服他的不是诗，而是他对西方小说的通读。我在他那里抢着看了许多西方小说，受益不浅。毕业后，我暂离北大，他继续读博士，竟成为北大外语学得最好的人——把外籍女教师学成了自己的妻子。现在身在美国的黄老弟，你还写诗、下棋、打牌么？

李是河南人，妻室在邢台。老李相貌英俊但呈劳苦之色，生活能力极强，能帮助别人干一切活，办事认真，思想实际。偶尔有非分之想，但终于作罢或失败，令人起同情心的一笑，颇类唐老鸭性格。初来时思念爱妻，常写家书。写到高兴处为我等朗读，其中有一句：“我从早到晚、朝三暮四地爱着你！”差点把我们笑死。老李写文章绝不涂改，有错字就挖掉，再用小纸块写好贴上去。老李教给我许多生活常识，我看着他那骨节分明的大手，觉得他真像大哥。其实老李身体不如我魁梧，但他身无余肉，每块肉都能劳动。比如玩哑铃是我的强项，但老李只做一个小臂屈伸的动作，做100次，我也努力做了100次。可老李奋起神威，又做了200次，我不敢做了。老李举着哑铃向众人示威。我知道到了晚上他的胳膊会疼得要死。夜里他果然在上铺翻来覆去，但却愉快地哼着走调的小曲。

老李回家只要几个小时，所以经常找借口回去，什么封窗户啦、搭炉子啦。但他同时又是个尊重一切规章制度的老实人，我就不时捉弄他。一次他回家几天，我找了个研究生院的信封给他发了封信，含含糊糊说他在北大的事闹大了。他一看信就吓坏了。来了以后听说没事，那种如释重负的快感，人人都感觉到了。

我和老李更近的友谊还在毕业后，这里就不说了。下面说说江。他是广西人，已经30岁了，瘦高、善良，有股仙气，我们便叫他江半仙。每天